

致敬最可爱的人

人物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4

2020年10月23日
星期五

人物档案

姓名:董文启
年龄:93岁
入朝时间:1951年

与妻书

本报记者 张丽

烽火连天日,家书抵万金。但70年前,董文启在踏上战场前,却给妻子赵宏秀连发三封家书,劝妻改嫁。

提起三封信,要强了一辈子的赵奶奶哭了。“埋怨吗?”“不是,是心疼。”

“不要等我,尽快改嫁”

两位90多岁的老人,相濡以沫了一辈子,每天惦记的都是彼此。“爸,您想吃点什么?”“听你妈的。”“你妈爱吃水果,多买点。”“买什么水果?”“听你妈的。”“妈,买什么?”“给你爸买点干果。”

在家人看来,老两口天天在家“撒糖”,“听你妈的”是董老爷爷的口头禅。

但时间回到70年前那个烽火战场,年轻的董文启却“狠心”让妻子“不要等我,尽快改嫁”。

“我们是从浙江省海盐县坐闷罐车直接到了鸭绿江边,全连271人到那儿等着统一发棉衣棉帽和苏联的武器装备,然后过江入朝……”当年的记忆依然清晰,今年93岁的董文启对很多战场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唯有那三封与妻书,每每问起,他总推说“记不清了”。

1946年,19岁的董文启成亲后不久就入伍了。妻子赵宏秀18岁,就住在附近村子,是一个清秀朴实的姑娘。

1951年,董文启入朝,参与抗美援朝战斗。

那时候,每个人出国前都给家里写一封信嘱咐嘱咐。董文启给妻子的家书言简意赅,大意是战争中生死难料,赴朝更是凶险,劝妻子尽快改嫁。

“当时我们都很清楚,战场上九死一生,也不知道会去多久。她是个好姑娘,还那么年轻,我不能也不想拖累她。”董文启怕妻子不听话的话,走之前又连写了两封信,都是劝妻子改嫁。

“你的脸上在冒水!”

三封信发出去了,没有了后顾之忧,董文启在战场上十分拼命。

往事历历在目。那是1953年的夏天,时任208团1营2连排长的董文启在一次次的夏季反击战中,带着全排屡次打退进攻的敌人。

“5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第九兵团发起第一次进攻。5月27日起,第二十、第十九及第九兵团先后发起第二次进攻。7月13日,又发起第三次进攻,这次主要实施的是金城战役,重创了南朝鲜军4个师。夏季反击战历时两个半月,志愿军进行了139次战斗,毙伤俘敌军12.3万余人。”董文启清楚地记得当年发起反击的每一个日子。

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编号为275的战斗。他们连遇敌人极为坚固的防御工事。三天三夜,干粮都吃光了,他们就饿着肚子继续打。经过无数次的全力进攻拼杀,最终取得了胜利。

回到驻地,喝水的时候,旁边的战友惊奇地

人物档案

姓名:李永才
年龄:85岁
参战时间:1950年

那晚,号角声划破夜空

本报记者 陈冬菊

战争的残酷,除了战场冲锋陷阵的人,还有一群人最能体会:卫生兵。

1950年,在大连听到抗美援朝的消息,李永才毫不犹豫地报名抗美援朝军政干校。踏上抗美援朝战场时,他只有15岁,还是一名初中的学生。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在激昂的乐曲中,1950年12月,李永才和其他人一起登上火车。

因前方需要,他们的列车直接开往了战争前线丹东(当时叫安东)。看着被炸后的断桥残垣,血气方刚的李永才满心怒火,最大的愿望就是打退敌人。

但由于他们这批学生年龄较小,部队并未安排上前线,而是在沙河镇六道沟的野战所做护理战士。战场上没有时间慢慢学,他们就边干边学。野战所是一个造纸厂的旧址,“病房”就在一个大厂房内,条件十分艰苦。给伤员包扎喂药、处理伤口、喂水喂饭、端屎端尿,都是他们的工作。每天除了吃饭,李永才一刻不休息,战事最紧张时几天几夜不睡觉也是常事。

“战争太激烈了,每天伤员不断地从前线被抬回来,没有床位的就只能躺在地上。伤员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因趴在雪地上潜伏时间太长被冻得不省人事,有的被炸得血肉模糊,有的在昏迷中还在喊着‘冲啊’……”谈到此,老人有些哽咽,眼眶泛红。

李永才所在的野战所相当于“中转站”,抢救后的战士情况好转稳定要送回国内治疗。伤员流动性很大,甚至来不及知道姓名。每当看到自己护理的伤员病情好转,他都特别欣慰。但战争是残酷的,有的士兵伤情严重,尽管努力抢救,却还是牺牲了。

当时有一名因染风寒高烧不退的小司号员,来的时候手里还死死攥着自己的号。他病势严重,夜里难受得无法入睡。小司号员告诉护理人



看着他,“你的脸上在冒水!”

原来,他的右脸颊被弹片打透了。战场上打红了眼的董文启满脸血渍,也没感觉到太疼,直到此时才发现脸上被弹片击穿了个洞,连牙都被打掉了……

受伤对于董文启而言,如同家常便饭。受伤最重的一次是大腿被子弹穿透,腿筋断了近五分之四。但他拒绝回国治疗,能站起来之后又回到战场继续战斗,一直坚持到抗美援朝取得最终胜利。

1953年,董文启回国了,因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被派往学校学习深造。

1954年,在重庆,他和妻子终于见面。

“等不到就继续等。”

八年生死两茫茫。除了那三封家书,赵宏秀八年来再没有丈夫的一点音讯。可是,她一直在等。

“信我看到了,我不怨你,我知道他是为我好。”从18岁到26岁,最美好的年华。赵宏秀没有动过一点别的心思,就固执地守在老家那个小山村。一边种庄稼,一边和叔伯妯娌们一起尽心尽力地伺候公婆,等他回来。

“等不到就继续等。等到了,我们好好过日子。”92岁的赵宏秀回忆往事,淡淡地说。

终于团聚的二人,从此再没分开。

1956年,董文启从重庆调到怀柔工作,两年后,随着工作调到通州,夫妻俩又搬到了通州安家。一晃60多年过去了,董文启夫妇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所幸老两口的身体都还挺硬朗。他们的一子一女也都定居通州,一家子十九口人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街坊邻里常在院子里看到老两口的的身影,总是相依相伴。



员,自己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希望能够加入共青团,另一个是再次吹响号角。“那天晚上,号角声划破夜空,第二天小司号员便牺牲了……”说到这里,李老言语凝滞,停顿了一会儿,“在无情的战场上,正是这一颗颗火热的爱国心,让战士们无所畏惧,誓死也不忘自己的任务。”

1951年的春节,是李永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过的第一个春节,“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很多人哭了。但大家也很坚定:抢救伤员就是我们的任务,为前方战士做好保障,才能早日打败敌人,回到家乡。”回忆别样的青春岁月,李老语气坚定。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李永才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北京军区二五二医院,李老也继续深造,成了一名真正的军医。

李老说,参加抗美援朝是他一生中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受父亲影响,李老的大儿子也从军入伍。

“男子汉就该以保家卫国为己任。”言语间,依稀又见当年战场上的少年。

人物档案

姓名:杨永来
年龄:88岁
入朝时间:1951年

奇袭白虎团

本报记者 张丽

“上级布下天罗网,数万敌兵一袋装……出敌不意从天降,定教它白虎团马翻人仰……”在通州永顺镇一栋老式楼房的五楼,88岁的杨永来跟着电视里正在播放的京剧《奇袭白虎团》,唱得有声有色。这是他最爱的一出戏,因为他就是“奇袭白虎团”的68军的一员。

“我们是部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杨永来出生在河北省安新县,16岁参军入伍。在部队里,他干过通讯员、测绘员、报务员、电台台长等多个职务。1951年6月,19岁的杨永来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担任解放军第68军202师通信科的报务员。

“那是1951年6月,我们背着电台和师机关一起入朝打前站,当时鸭绿江大桥已经被美军炸毁,又赶上雨季,根本找不到路,大部队走了18天才走到了朝鲜。”近70年过去了,杨永来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解放军第68军准备打第6次战役,杨永来的战场就是在坑道里收发电报。

一个电子管的老式电台36斤重,发电马达也得30多斤,还有放置马达的架子10多斤,那会儿,杨永来和战友要抬一部电台上战场,光设备就有百八十斤。“三个报务员三班倒,6个报务员负责发电,24小时不间断收发电报,眼睛都不能眨,随时盯住了机器。”说起在战火纷飞中紧张忙碌的场景,杨老历历在目。“那时候远距离的通讯就靠发电报,我们就是部队作战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眼瞅着炮弹从头顶飞下来”

入朝作战,杨永来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当兵没有怂蛋!哪一个都不怕流血牺牲!”老爷子说。当时他总是拎着背机器行军,从电台下来,转身就去帮着运送炮弹……在一次次执行任务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杨永来回忆,一天早上,战友拉他去晨练,回来的路上,总是闲不住的他又捡了一大根干树枝准备送到炊事班烧火。没想到走着走着,一组敌机发现他们,转头就冲了过来,先是一阵机枪狂扫,然后抛下了两枚炮弹。

“我都已经看到那个炮弹,大概一大块砖头那么大,朝着我的脑袋就下来了!”杨永来比划着他抬头看到的炮弹样子。事后才知道那个炮弹有一人多高。幸亏同行的战友反应迅速,大喊卧倒,然后爬起来立即跑进附近的一个防空洞。

“敌机飞走后,我们赶紧回到宿舍,刚才还睡觉的地方现在已经被炸成了大坑。”说起惊心动魄的战场经历,杨永来情绪平静。“因为遇到



的危险太多了。”

大快人心事 奇袭白虎团

杨老几乎从不跟家人提起战场的惊险。他更爱说的是那些大快人心事。

“我们68军最露脸的事儿就是奇袭白虎团!奇袭白虎团仅用了13分钟,活捉敌人19人,打死敌军97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这段故事还被改编成京剧样板戏广为流传,故事里缴获该团团旗的战士就是我的战友包月禄……”杨永来讲得绘声绘色。

抗美援朝时期,奇袭白虎团是志愿军在金城全线发起的夏季反击战中的一次著名战斗。

“当时,为了彻底消灭白虎团,包月禄所在的班被选为特别行动小组——对白虎团进行化装突袭。他们十几个队员全部身穿朝鲜军服,每个队员配备了手枪、冲锋枪、手雷和燃烧手榴弹。那是1953年7月13日的深夜,在我军炮火掩护下,特别行动小组深夜出发,他们钻密林,穿山沟,一声不响地向白虎团团部所在地二青洞扑去……包月禄当时年纪最小,胆量却不小。到了团部,他冲进一间大房子,见台子上面有一面印有虎头的布,当即取下往腰上一缠,继续战斗。后来,这块布被证实为白虎团团旗,如今还被收藏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包月禄后来调到我们的团,这是他亲口跟我们说的。”杨永来讲得绘声绘色。

战场上,杨永来一次次出色地保证了通讯工作的速度和质量,被部队两次授予三等功。

人物档案

姓名:王坤明
年龄:91岁
入朝时间:1952年

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本报记者 陈冬菊

暮色笼罩,30多车皮的军需物资前脚刚刚卸进山洞,美军的轰炸机后脚就来了。在附近上空不断盘旋,明晃晃的探照灯将四处都照得如白昼一般。侦察了几圈,却找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需物资藏在哪里。美军气急败坏地投下了炸弹“随便炸了一下”,无功而返。其中一颗炸弹就在王坤明藏身处不远爆炸,弄了他一身土。

今年91岁的王坤明一身戎装,佩戴着一枚枚军功章,精神矍铄。虽然拄着拐杖,步履有些蹒跚,但老人身姿依然挺拔,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他,脸上看起来反而多了一分平和。这位有着35年军龄的老兵,回忆起自己参加抗美援朝时的情景,首先和记者讲起的就是第一次执行押运军需物资的故事。

“为了和美军情报抢时间,我们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物资运送到并且藏好,虽然挺惊险,但我也算是顺利完成了第一次任务。”年纪大了,许多事情老人已记不太清,但在朝鲜战场上那些出生入死的经历永远烙印在了心里。

1947年,王坤明参军,曾参加过解放战争。1950年部队整编为第十兵团32军96师287团。1952年,赴朝鲜战场后,王坤明所在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抢修铁路,保障运输。

当时,除了军用装备,中国人民志愿军所需的被褥、衣物甚至食物都需要从国内运送到朝鲜。后方供给决不能出现问题。因此保障铁路线的安全通畅至关重要。而美军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便对从中国入朝的铁路、朝鲜境内铁路展开不间断地轰炸。

“炸弹落地后,不光铁轨被炸断,还会留下大坑,我们就要先把坑填上,然后再重新接上铁轨。当时时间紧,也不要修得再好,只要能保障火车安全通过就行,一般两三个小时我们就要抢修完。炸完修,修完炸,炸完再修,就是不能让铁路线断掉。”王坤明已经记不清在什么地方修过哪条铁路,因为“太多了”。哪里有任务他们就会随时被调遣到哪里。

战火纷飞中,他们一心只想“修好铁路线”,其他的无暇顾及。“我们连休息的时候都是守着铁路线,在离铁路不远的地方倒地就睡。没有房子,没有床,就在荒郊野外,这都是家常便饭。”王老语气如常。

王坤明虽然不是在战斗一线,但炮弹的爆炸声从没有在他的耳边停止过,激烈的战争中,他也几度遇险。



除了跟敌人抢时间修铁路,他们还要兼任“拆弹部队”——排爆。抢修任务中,他们经常要在铁路沿线随时发现的定时炸弹推到远离铁路的地方。当时,敌机经常会在铁路沿线投放大量炸弹和定时炸弹。

“哪有什么工具,就是用手推,一般要推到10米以外的地方。”而定时炸弹什么时候会爆炸,谁也不清楚。王坤明和战友也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危险,但无人退缩,反而遇到这种险情,大家还会抢着上。保障“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是大家心中唯一的信念。

“比起那些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我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有的战友头一天还和我说话,第二天就牺牲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在王老的抗美援朝记忆里,还有枪林弹雨中的温暖故事。

刚入朝时,他和战友都是住在当地朝鲜百姓家中,被当地百姓称为“最可爱的人”。当时,老乡们专门给他们写了一首民歌。歌词大意是:“志愿军为我们拼死打敌人,我们要为你们洗衣服,我们之间感情深……”虽然不懂朝鲜语,但因为常听,至今,王坤明仍能哼唱这首小曲。

如今,王老仍保持着当兵时早睡早起的习惯。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军事新闻。子女们有时跟老人开玩笑:“您不是觉得自己还年轻,要保家卫国吗?”王老总是回答他们:“没有国,哪有家,保家卫国就是我一辈子的职责。”